



班超传

——《后汉书》卷四七

班超，字仲升，扶风郡平陵县人，徐县县令班彪的小儿子。为人有大志在胸，不拘小节。内心却孝顺恭谨，在家常干重活，勤劳而不怕吃苦，不以劳动为耻辱。很有口才，博览群书。永平五年，班超的哥哥班固被召任校书郎，班超跟母亲随哥哥来到洛阳。

家里清贫，班超常常替官府抄写文书来养家糊口。抄写得久了，枯燥乏味，苦不堪言，曾停止抄写放下笔，叹息着说：“大丈夫没有别的志向，应当效法傅介子、张骞，在异域立功，以取得封侯，哪能长久在笔砚间讨生活呢！”周围的人都对他发出嗤嗤的笑声。班超说：“你们这些庸庸碌碌的人，哪能理解壮士的志向！”后来前往看相的人那里去，看相的说：“尊驾，你是个穿布衣的儒生，然而却会封侯于万里之外。”班超询问其中的原因，看相的说：“你长着燕子一样的下巴和老虎一样的脖颈，象征要飞而食肉，这是万里封侯的长相。”过了很久，显宗问班固：“你的弟弟在哪里？”班固回答：“替官府抄写文书，得利的钱用来奉养老母。”显宗就任命班超为兰台令史，后来因事被免官。

永平十六年，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，任用班超充当代理司马，率军另取道进攻伊吾，在蒲类海交战，斩获很多敌军首级而回。窦固认为他有才能，派他与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。班超来到鄯善，鄯善王广刚开始招待班超在礼仪上非常周到，后来忽然变得疏远而懈怠。班超告诉他的下属官员说：“是否觉得广的礼仪已变得淡薄了？这一定是有北方匈奴的使者来到，鄯善王对依附哪一方多疑不决的缘故。聪明的人能察觉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何



况现在的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呢？”

于是，班超把伺候他们的鄯善人找来，骗他说：“匈奴的使者已经来了几天了？他们住在哪里？”侍者张惶失措，实话实说。班超把侍者关了起来。然后召集三十六名部下到一起，与他们一起喝酒，喝到酣畅耳热的时候，趁机激怒部下说：“你们同我都在偏僻遥远的西域，打算建立大功，以取得富贵。现在匈奴使者才来几天，鄯善王广就对我们如此无礼，如果让鄯善人把我们绑起来送往匈奴，那么我们的躯体就要作豺狼的食物了。对此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部下都说：“现在处于危险的境地，生死关头，我们全听司马吩咐。”班超说：“不进老虎洞，怎能捉到小老虎！根据现在的形势，只有趁黑用火攻匈奴使者，让他们不知道我们人数多少，必然会非常震惊恐怖，可以全部被消灭。消灭了这批匈奴使者，那么鄯善就被吓破了胆，我们可以大功告成建立事业了。”大家说：“此事应该和从事商量商量。”班超怒气冲天地说：“成败决定于今天，从事是个普通的文官，他听了这个计划，必会恐惧，而使计谋泄露，我们将一无所成地死去。这决不是壮士所干的！”众人一致说：“好。”

天刚刚黑，班超就带领部下奔往匈奴的营地。恰巧碰上天空刮起大风，班超命令十个人手里拿着战鼓，藏在匈奴使者住房的后面，约定说：“看见火起，就要立即用力击鼓，大喊大叫。”其余的人都手里拿着兵器弩箭从两面封锁着大门而埋伏下来。班超就顺着风势点起火来，前后埋伏的人击鼓呐喊。匈奴人受惊乱窜，班超亲手杀三人，部下斩下匈奴使者及其随从士兵三十多人的首级，其余的一百多人都被烧死。第二天，班超才回来告诉了郭恂，郭恂大惊，接着脸色有所变化。班超知道他的意思，举手说：“你虽然没有参加这次行动，但班超哪有心独占这份功劳呢？”郭恂这才高兴起来。

班超于是召见鄯善王广，拿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，鄯善全



国为之震惊害怕。班超开导安抚鄯善王，鄯善王于是把自己的儿子送往汉朝，作为质子。班超回去以后，把这一胜利向窦固作了汇报。窦固很高兴，详细上报了班超的功劳成果，并请求重新选拔使者出使西域。

明帝赏识班超的气节，下诏给窦固说：“有像班超那样的官吏，为什么不派他去而要求另选呢？现在提升班超为军司马，命令他继续完成以前的功业。”班超再次受命出使西域。窦固打算给他增派士兵，班超说：“愿率领原来跟从我的三十多人就够了，如果出现了什么意外的情况，人多了反而是个累赘。”

这时于阗王广德刚刚攻破莎车国，于是称雄于天山南路，而且匈奴派遣使者监护他的国家。班超已经出发西进，首先到达于阗。广德接见的礼仪非常不周到。而且该国的风俗迷信神巫，神巫说：“天神发怒了，问为什么要归服汉朝？汉朝的使者有一匹浅黑色的马，赶快把马牵来杀死祭我。”于阗王就派人去向班超讨马。班超暗地里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回答允许让马，不过要神巫自己来牵马。过了一会儿，神巫来到，班超立即斩下他的首级送给广德，并因此指责他。广德向来听说班超在鄯善时消灭了匈奴使者的事情，非常恐慌，马上以击杀死匈奴使者而投降班超。班超重赏于阗王及其文臣武将，并乘机安抚他们。

当时龟兹王建是匈奴扶持起来的，他依仗匈奴的力量，占据天山北路，并派兵攻破疏勒，杀了他们的国王，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。第二年春天，班超率领部下从小路来到疏勒。在离兜题居住的槃橐城有九十里地方，派一个叫田虑的小官去招降兜提，班超指示田虑说：“兜题本不是疏勒人，该国一定不服从他的命令，他若不立即投降，你就把他抓起来。”田虑只身一人来到槃橐兜题的王宫，兜提看田虑位轻势弱，就没有丝毫投降的意思。田虑趁其不备，于是向前劫持并捆绑了他。兜题身旁的人因事出意外，被田虑的突然行动吓得四散逃跑了，田虑把兜提挟



在腋下，纵身上马，飞一般地去见班超。班超等人立即扬鞭策马，奔向槃橐城。到了那里，班超把疏勒的文武官员召集起来，向他们宣布龟兹攻灭疏勒的霸道行径和兜题的种种暴虐行为，趁机立了被龟兹杀死的疏勒国王的侄子名叫忠的来做国王，老百姓非常高兴。疏勒新国王忠和他的官吏们一致请求班超，要求把兜题杀掉，班超不同意，打算从此树立威信，放走了兜题。疏勒从此同龟兹结了怨。

永平十八年，明帝去世。焉耆因为中国有国丧，于是攻杀了西域都护陈睦。班超孤立无援，而龟兹、姑墨几次发兵进攻疏勒。班超固守槃橐城，与忠互相照应。尽管他们兵力单薄，仍然坚守了一年多。肃宗刚刚登位，因为西域都护陈睦刚刚战死，担心班超人单势危不能自保，下诏令班超撤回汉朝。

班超出发撤回汉朝，疏勒全国忧虑恐惧。该国有一个叫黎的都尉说：“汉朝的使者一旦抛弃了我们，我们疏勒国就会再一次被龟兹灭亡。实在不忍心看见汉朝的使者离去。”说罢，就用刀自杀了。班超回到于阗，于阗的王侯以下都呼号悲泣，说：“我们依靠汉朝使者如同孩子依靠父母一样，你们实在不可以离我们而去。”互相抱着班超坐骑的脚，使班超无法前行。班超担心于阗国最终不会让他东进，而且他又打算继续完成自己的志向，于是又回到了疏勒。疏勒有两座城在班超离开以后，就投降了龟兹，并和尉头国联合。班超逮捕斩杀了反叛者，打败了尉头国，杀了六百多人，疏勒再度安定下来。

建初三年，班超统率疏勒、康居、于阗、拘弥等国军队一万多人攻打姑墨国的石城，攻破了它，斩首七百个。班超打算趁机平定各国，就上书请求增派军队，说：“臣看见先帝打算开通西域，所以北面进击匈奴，西面出使各国，鄯善、于阗立即归附。而今拘弥、莎车、疏勒、月氏、乌孙、康居又愿意归附，打算共同合力平灭龟兹，打开通往汉朝的道路。如果得到龟兹，那么西



域不顺从的只有百分之一了。臣伏地自思，我出身于军队小官，实愿踏着谷吉的足迹，捐驱于偏僻遥远的边地，也许可以像张骞那样弃身于空旷的原野。从前魏绛不过是诸侯国的一个大夫，尚且能够与戎人和好，更何况臣凭借大汉的声威，而连铅刀一割的用处都没有吗？前朝评议的人都说夺取西域三十六国，称为断匈奴右臂。

现在西域各国，从日落之处起，没有不归化的，大小国家喜悦，献物给朝廷不断，只有焉耆、龟兹还没有归服顺从。臣以前和部下三十六人出使偏僻遥远的西域，备感艰难困苦。自从孤军坚守疏勒，至今已有一年，胡夷的心理，臣很能领会。问西域大小城郭诸国，都说‘依靠汉朝与依靠上天相同’。由此证验，那么葱岭之道可以打通，葱岭之道打通了，那么龟兹就可以讨伐。

现在应该任命龟兹侍子白霸为该国国王，以步、骑兵几百人送他前往，与各国的军队联合，不久，龟兹可以擒服。用夷狄进攻夷狄，是上等的计策。臣看见莎车、疏勒的土地肥沃宽广，牧草丰盛，不比敦煌、鄯善之间的差，出征的士兵可以不费中国的粮草而能自给自足。况且姑墨、温宿二国国王，是被龟兹所扶立，既不是二国的人，更被该二国人民所厌恶，势必会有反叛、归降的事件发生。如果二国前来投降，那么龟兹不攻自破。希望下发臣的奏章，让大臣参考定计。实在有万分之一可取之处，即使死了又有什么怨恨呢。臣班超渺小，特蒙神灵保佑，暗中希望不要让我现在死去，让我能亲眼看见西域的平定，陛下举起庆祝的酒杯，告大功于祖庙，宣布大喜于天下。”

此书奏上，章帝知道这件事可以成功，商议打算派给班超部队。平陵人徐干向来与班超志同道合，上书愿意奋不顾身辅佐班超。建初五年，于是任用徐干为代理司马，率领弛刑徒和义从一千人前往增援班超。

此前莎车认为汉军不会出塞，于是向龟兹投降，而疏勒国都



尉番辰也跟着叛变。恰巧碰上徐干刚到，班超就和徐干进攻番辰，大败番辰，斩首一千多级，捕获了许多俘虏。班超已经击败番辰，打算进攻龟兹。认为乌孙的兵力强大，应借助它的力量，就上书说：“乌孙是个大国，有士兵十万，所以武帝把公主嫁给乌孙王为妻，到孝宣皇帝的时候，终于得到乌孙的帮助。现在可以派遣使者去招抚他们，与他们齐心合力对付龟兹。”章帝接受了这个建议。

建初八年，章帝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，给与大将军的乐队、旗帜和仪仗。任用徐干为军司马，另外派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，赏赐大小昆弥以下官员锦帛。

李邑才到于阗，正当龟兹进攻疏勒，李邑害怕，不敢前行，因此上书陈述西域的事情不会成功，又大肆毁谤班超拥抱爱妻、爱子，在外国过着安乐的生活，没有内顾中国之心。班超听说后，叹息说：“我不是曾参却遭到接二连三谗言的攻击，恐怕要受到当朝的怀疑了。”于是休了他的妻子。章帝知道班超忠诚，于是痛切地责备李邑说：“即使班超拥爱妻、抱爱子，想回国的士兵有一千多人，为什么都能同班超一条心呢？”命令李邑前往班超那里接受部署和节制调度，下诏给班超：“如果李邑在你那里有可以委派的任务，可以让他留下来任职。”班超马上派李邑带领乌孙侍子回京师。徐干对班超说：“李邑以前亲自诋毁您，打算破坏您夺取西域的大计，现在为什么不遵照诏书留下他，换派其他官吏送侍子呢？”班超说：“为什么话说得这样粗陋？因为李邑毁谤我班超，所以今天派遣他回去。自己问心无愧，何必担忧别人说什么！只为了图一时内心的痛快而留下他，不是忠臣。”

第二年，章帝又派遣代理司马和恭等四人率八百兵前往班超那里，班超乘机调发疏勒、于阗的军队进攻莎车。莎车暗暗地派使者到疏勒王忠那里，以重利引诱他，忠于是反叛顺从莎车，向西守卫乌即城。班超就另立疏勒国的府丞成大充当疏勒王，全部



调发没有反叛的人去进攻忠，双方对峙了半年之久，而康居派遣精兵援救忠，班超没能取胜。当时大月氏新与康居结亲，互相友善，班超就派使者多带锦帛送给大月氏王，让他去说服康居王，康居王于是收兵，把忠带回到他的国家，乌即城就向班超投降了。

过了三年，忠说动康居王借了军队，回来占据了损中城，秘密地与龟兹策划，派使者向班超伪降。班超心里知道他的奸计而外表装作答应他的样子。忠大为喜悦，立即率领轻装骑兵前来见班超。班超秘密地安排伏兵等待忠。为他摆宴奏乐，喝了一会儿酒，便大声呵斥部下把忠绑起来杀掉。趁机袭击打败了他的队伍，杀死七百多人，天山南路于是就畅通无阻了。

第二年，班超调集于阗等国的军队二万五千人，再次进攻莎车。而龟兹王派遣左将军调发温宿、姑墨、尉头等国共计五万人援救莎车。班超召集将校和于阗王商议说：“现在兵少难以杀敌，对付的计策不如各自散去。于阗的部队从这儿向东，长史也从这里西归，等到夜里以鼓为号，听到鼓声，就各自出发。”消息传开以后，班超暗暗地嘱咐看守俘虏的士兵放松戒备，让被俘的龟兹士兵逃回去报告消息。龟兹王听了大喜，自己带领一万名骑兵在西部边界截击班超，让温宿王率领八千骑兵在东部边界伏击于阗部队。班超得知两支敌军已经出发，秘密召集各部整装，鸡叫时奔赴莎车营地，胡人大惊，慌乱奔跑，追击斩首五千余级，缴获大量马匹，牲畜、钱财和物资。莎车于是投降，龟兹等国的军队因而各自逃走四散，从此班超威震西域。

当初，大月氏曾经帮助汉朝进击车师有功，这一年进贡奉献珍宝、符拔和狮子，因而求娶汉朝公主作妻子，班超拒绝了大月氏王的请求，让大月氏的使者回去，因此引起了大月氏王的怨恨。永元二年，大月氏派遣他的副王谢率领部队七万攻打班超。班超的士兵较少，都非常害怕。班超开导士兵说：“月氏兵虽然



多，然而跋涉几千里翻越葱岭而来，没有给养补充，有什么担忧的呢？应当坚壁清野，坚守不战，他们饿极了自然会来投降，不过几十天就可决定胜负了。”谢于是前来攻打班超，攻不下，便放纵士兵四处抢掠，然而一无所获。班超估计他们的粮食快要用光了，必定向龟兹求救，于是派遣几百名士兵在东部边界截击他们。谢果然派遣骑兵携带金银珠宝美玉等赠送给龟兹。班超的伏兵拦击，把他们全杀死，手里拿着他们使者的首级给谢看。谢大为惊恐。马上派遣使者前来请罪，希望能让他们活着回去。班超放回了他们。大月氏因此大受震动，年年岁岁，向汉朝贡献方物。

第二年，龟兹、姑墨、温宿都来投降，章帝于是任用班超充当西域都护府都护，徐干充当长史。任命白霸充当龟兹王，派遣司马姚光护送他。班超与姚光共同胁迫龟兹废掉他的国王尤利多而拥立白霸，让光带领尤利多回到京师。班超居住龟兹它乾城，徐干屯守疏勒。西域只有焉耆、危须、尉犁因为以前曾杀死过都护，怀有二心，其余的国家全部平定。

永元六年，班超于是调集龟兹、鄯善等八国军队合计七万人，以及部下和商人一千四百人讨伐焉耆。部队到达尉犁国界，便派遣使者晓谕焉耆、尉犁、危须说：“我们都护前来，是打算安抚三国，如想改过从善，应该派遣高级官员来迎接都护。我们都护自当赏赐王侯以下官员。事情办完就回师。现在赏赐国王五色丝绸五百匹。”焉耆王广派遣他的左将北犍支牵着牛抬着酒来迎接班超。班超质问北犍支说：“你虽然是匈奴侍子，而今却掌握着国家的权力，都护亲自前来，国王不及时出迎，这些都是你的罪过。”有人向班超建议，要乘机杀掉北犍支。班超说：“不是你所能考虑得到的，这个人的权力比国王还大，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焉耆，就先把 he 杀了，那会使他们怀疑，严加防备，扼守险要，我们难道能顺利地到达他们的城下吗？”于是赏赐北犍支许



多礼物，送他回去。广就和高级官员在尉犁迎接班超，并献上珍奇的礼物。

焉耆国有一座“苇桥”，是进入焉耆的主要通道，广于是封锁该桥，不打算让汉军进入焉耆国。班超改从其他道路越境。七月的最后一天，到达焉耆，离城二十里，安营在大泽之中。广出乎意外，大惊失色，于是想丢弃王城，驱赶百姓作掩护，退居到山中的城堡里去。焉耆左侯元孟从前曾在京师时作质子，秘密派遣使者把这件事告诉班超，班超马上把他斩杀，表示怀疑。于是约定某一天班超要和各国国王见面，还宣称将要重加赏赐，于是焉耆王广、尉犁王汎和北犍支等三十人跟着来见班超。焉耆国相腹久等十七人害怕被杀，都逃入海里，而危须王也没有赴会。坐下来后，班超怒气冲冲地质问焉耆王广：“危须王为什么没有来到？腹久等人为什么逃走？”于是喝令部下把广和汎等人当场捉拿，押到陈睦过去驻守的城址外杀掉，送首级到京师。因而放纵士兵抄掠，斩首五千余级，抓获俘虏一万五千人、马牛羊三十多万头，改立元孟为焉耆王。班超在焉耆居住了半年，以便安抚他们。

第二年，皇帝下诏说：“以往匈奴独占西域，抢掠河西，永平末年，城门白天也须关闭。先帝深深同情边民遭受敌寇杀害，就命令将帅出击西部，攻破雪山，兵临蒲类，取得车师，城郭各国受到震慑，纷纷归附，于是开通西域，设置都护。而焉耆王舜、舜的儿子忠独自策划反叛，倚仗该国有险要的关隘，杀害西域都护，并加害到都护的部下。先帝重视百姓的生命，害怕再兴兵役，所以派遣军司马班超安抚于阗以西城郭各国。班超于是越过葱岭，抵达悬度，出入二十二年，城郭各国，没有不归服的。改立各国国王，而安定各国的人民，不动摇中国，不烦调发士兵，使得远方夷人地区，呈现一派和平兴旺的景象，统一不同风俗的人们的心态，而行上天的诛伐，消除过去的耻辱，以报答阵



亡将士的仇恨。《司马法》说：‘奖赏不能超过一个月，想让人们能迅速看到作善事的好处。’封班超充当定远侯，享受一千户人家的赋税。”

班超自己感到在偏僻遥远的西域住得太久了，年老思念故土。永元十二年，上书说：“臣听说太公封在齐国，五代死后都埋葬在周地，狐狸将死头必然向狐穴所在山丘，代郡的马不忘故乡而依恋北风。周、齐两地同在中原，只有千里之隔，何况我处在遥远荒凉的边疆，小臣怎能没有依恋北风，头向故土的思念呢？蛮夷的风俗，畏惧壮年人，欺侮老年人。臣班超如狗马变老，牙齿不全，时常害怕风烛残年，经不起风霜，一旦倒下，孤魂被抛弃于他乡。昔日苏武困留匈奴之中有十九年，而今臣有幸得以奉节带印，监管领护西域，如果是以享年终老驻守地，实在无所遗憾，然而恐怕后世人有功业已就而身死异域之讥。臣不敢奢望回到酒泉郡，但愿活着进入玉门关。臣衰老多病，冒死妄言，谨派儿子班勇带着进贡礼物进入塞内。趁臣还活着的时候，让班勇亲眼看见中原的故土。而班超的妹妹、同郡人曹寿的妻子班昭也上书为班超请求说：

妾同胞哥哥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，有幸得以小功特别承受重赏，爵位列在通侯，官秩等级二千石。天恩特出，确实不是小臣所应该蒙受的。班超开始出使西域，志在为国献身，希望建立小功，以身报效。恰巧碰上陈睦败死的事变，道路阻隔断绝，班超在偏僻遥远的地区，晓喻开导各国，利用他们的部队，每次战斗，总是冲杀在前，身受武器的伤害，不怕死。依赖承蒙陛下的神异威灵，才得以在沙漠之地延长寿命，至今累计已达三十年。至亲生离，不再相识。

原来跟随他的部下不少，都已经去世。班超年龄最大，今年已经七十岁了。衰老多病，头发雪白，双手不听使唤。视觉、听觉不灵敏，扶着手杖才能行走。虽然想竭尽全力，



用来报答帝王的恩赐，但困于年迈，如狗马牙齿落尽。蛮夷的习性，狂悖忤逆，欺侮老人。而班超朝夕间可能去世，长久不见有人接替，恐怕会造成为非作歹之人的出现，和叛逆作乱之心的滋生。而卿大夫都心怀侥幸，没有人肯作长远的考虑。如果出现突发的暴乱，班超已是力不从心。那么对上亏损国家多世建立的功业，对下抛弃忠臣竭尽全力取得的成果。实在是值得痛惜，所以班超万里上书自述心中的甘苦和焦虑，伸着脖颈眺望，至今已有三年，未见审察评议。

妾私下听说古时候十五岁服兵役，六十岁复员，也有休息不再任职的。由于陛下用至孝治天下，所以得到万国的欢心，不遗弃小国的臣属，何况班超已得到侯伯的爵位，所以才敢冒死替班超请求怜悯，乞求班超得享余年。

一旦得以活着回来，重见宫阙，使国家没有远征的顾虑，西域也无叛乱的忧患，班超得以长久蒙受魏文侯葬骨般的恩宠、田子方哀怜老马般的仁惠。《诗经》说：“人民也真劳苦啦！该让他们躺一躺。爱护京城这些人，因而安抚了四方。”班超有书信与妾活着诀别，恐怕不能再次相见。妾确实伤心班超在壮年之时竭忠尽孝在沙漠之地，疲惫衰老的时候捐躯于空旷的原野之中，实在使人哀痛怜悯。如果得不到照料，班超以后有一天遭遇变故，希望班超一家有幸能得到赵括之母和卫姬那种不受连坐的优待。妾愚直不懂大义，冒犯禁讳。

汉和帝看了班昭的书奏，被她的话感动，于是调班超回汉。

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。永元十四年八月到洛阳，被任命充当射声校尉。班超平常患有胸痛病，回来以后，病情加重。和帝派中黄门探问病情，赐给医药。这年九月班超病死，享年七十一岁。朝廷怜惜他，派使者前吊祭，所赠葬具非常优厚。子班雄继承爵位。



当初，班超被调回，任用戊己校尉任尚充当都护。与班超办理交接事宜，任尚对班超说：“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，小人卑下而继任君侯的职位，责任重大而计谋思虑肤浅，您应该对我有些教诲。”班超说：“我年老昏愤，任君多次担当重要职务，难道是班超所能够期望赶上的吗？实在不得已，愿进愚钝的建议。塞外的吏士，本来不是孝子贤孙，都是因为罪过发配到边地军营中屯田的。而蛮夷怀有鸟兽之心，难归顺而易滋事。现在你性情太急，水清无大鱼，苛察得不到属下的人附和。应当摆脱世务，自求安逸，治理简易，宽恕小过，只抓大原则就行了。”班超离开后，任尚私下对亲信说：“我认为班君会有奇异的计谋相告，今天所说平平而已。”任尚来后几年时间，西域便发生叛乱，因为失职罪被调回，正如班超所告诫的那样。

【点评】班超（32~102年），扶风安陵（今陕西咸阳东北）人。父班彪、兄班固。初为兰台令史，因事免官。

永平十六年（73年），从窦固击北匈奴，为假司马，将兵别击伊吾，多斩虏，立功。接着奉遣，率吏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南道鄯善（今新疆若羌一带）使，鄯善专心臣服汉朝。朝廷得到奏报，提升他为军司马。班超又受命出使，永平十七年，班超到达疏勒（今新疆喀什一带），废除为龟兹（今新疆库车一带）所立而非本国人的疏勒王兜题，另立疏勒前王兄子忠为王，深受疏勒国人的拥护。

永平十八年，焉耆（今新疆焉耆一带）、龟兹攻杀西域都护陈睦，适逢明帝去世，汉朝撤回西域屯兵，班超独留疏勒，孤立无援，龟兹、姑墨（今新疆阿克苏一带）不断前来进攻。班超接到章帝命他还朝的诏命，回到玉关，玉关王侯等痛哭流涕，抱着班超的马脚，不让他东行，班超不得已又回到疏勒。建初八年（83年），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。第二年，又派遣和恭等率兵接



受班超指挥，擒杀疏勒王忠。

章和元年（87年），班超率于阗等国兵打垮莎车，莎车投降，班超于是威震西域。永元二年（90年），贵霜王遣副王谢率兵七万越过葱岭进攻班超，班超坚壁清野，谢粮尽援绝，即遣使请罪，班超允许其撤退，贵霜王从此不敢再犯汉境。永元三年（91年），龟兹、姑墨全都投降，汉朝廷任用班超为西域都护。永元六年（94年），班超率龟兹、鄯善等国兵打垮焉耆，杀其王，替陈睦复仇。于是西域平定，五十多国都遣质子臣属于汉。

永元七年（95年），章帝封超为定远侯。永元九年（97年），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（罗马帝国），至条支国西海（今波斯湾）受阻而回。永元十四年（102年），班超回到洛阳，已七十一岁，被任命为射声校尉，不久因病去世。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，平定了城郭诸国的内乱，对外抵御了强敌，捍卫了西部边疆的安全，促进了西域与中原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交流，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，建立了卓越的功绩。

王充、王符、仲长统传

——《后汉书》卷七九

王充，字仲任，会稽上虞人，他的先辈从魏郡元城迁到这里。王充从小便是孤儿，家乡的人称赞他十分孝顺。后来他来到京城，在太学学习，师事扶风班彪。喜好博览群书而不死守章句。家中贫穷，没有书籍，经常出入洛阳的集市商店，阅读那里出售的书籍，看一遍就能背诵，因此精通各家各派的学说。后来回归故里，隐居教书。在那里做官到功曹，因多次进谏争论不合而辞官。



王充喜好发表议论，开始好像十分奇特，与众不同，最终却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依据。认为世俗儒生死守书本，大都违背真实情况，于是闭门深思，谢绝喜庆吊唁的礼节，门窗墙壁都安放着书写用的毛笔，撰写《论衡》八十五篇，二十多万言，辨析万事万物的同异，解决当时社会上的各种疑难问题。

刺史董勤征召他为从事，升迁为治中，自己辞官回家。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的才能和学识，汉章帝特地下诏书用公车征召他，因为他有病而没有成行。年近七十，精力衰减，于是编写《养性书》十六篇，节制嗜好欲望，自己注意保养精神。汉和帝永元（89~105年）中，在家中病逝。

王符，字节信，安定临泾人。从小好学，有志向操守，与马融、窦章、张衡、崔瑗等人十分友好。安定地区社会上鄙视妾生的孩子，而王符母亲家里没有人，就被乡里人瞧不起。自汉和帝、安帝之后，世俗倾向于外出做官，掌握实权的大官更番相互引荐，而王符却性情耿介，不同于流俗，因此便得不到晋升。他心情郁闷怨恨，于是隐居著书三十多篇，用来讥刺当时社会的得失，不想显露自己的名声，因此命名为《潜夫论》。此书的中心思想在于抨击当时社会的弊端，声讨谴责事理人情，足以看出当时社会的风俗政治，现著录其中的五篇。

《贵忠篇》说：

帝王所尊敬的是天，皇天所爱护养育的是人。如今人臣接受君主委任的重任，治理皇天钟爱的人民，怎么能够不让他们享受安宁而获得利益，养育而救济他们呢？因此君子做官就想着如何使人民获得利益，向上表达意见就想着如何荐举贤能，所以在上而下不怨，在前而后不恨。

《尚书》说：“皇天的职能，人理当代替它完成。”成就王业的人效法皇天而设置官位，所以英明的君主不敢凭私情



授官，忠臣不敢凭空而任职。窃取人家的财物尚且称为盗，何况偷取皇天的官位以满足自己的私利呢！用罪恶的手段侵害人，必定加以诛杀惩罚，何况是侵害皇天，怎么会不招灾惹祸呢？

唐虞夏商周五代的臣子，用正道侍奉君主，恩泽施及草木，仁爱覆盖大地，因此福祚流传繁衍，宗族延续百世。末代的臣子，用谄媚侍奉君主，不考虑顺从皇天，专门依仗杀伐。白起、蒙恬，秦王朝把他们当作功臣，皇天把他们当作奸贼；息夫、董贤，君主将他们当作忠臣，皇天将他们当作强盗。《周易》说：“德薄而位尊，智小而谋大，不遭到惩罚的实在太少了。”因此道德与职位不相称，遭到的祸害必定十分悲惨；才能与职位不相称，蒙受的灾殃必定大得惊人。

那些窃据官位的人，皇天夺走他们察看自己的镜子，尽管有善于明察的资质，施行仁义的志向，一旦富贵，就全都背弃亲朋故旧，丧失他们的本性，疏远骨肉而亲近小人，薄待知心朋友而厚爱走狗坐骑，宁可看着金钱堆积成山，也不肯将一文钱借贷旁人，明知仓库里的存粮腐烂，也不肯把一斗米借贷旁人，骨肉怨恨于家，百姓咒骂于路。前人因此败亡，后人争相沿袭，实在令人痛心啊！

纵观前代朝廷要人的用心，和幼小的婴儿有什么不同呢？婴儿有经常出现的病痛，贵臣有经常遭到的祸害，父母有经常出现的失误，君主有经常犯的过错。婴儿经常出现的病痛，是因为吃得太多造成的；贵臣经常遭到的祸殃，是因为过于受宠造成的。哺乳太多就生癫痫病，富贵过头就犯骄横病。溺爱的孩子遭伤害，骄横的臣子被灭亡，这样的例子并非少数啊！惩罚得最厉害的，便是有的卧死在大牢里，有的被斩首在大街上，难道不是无功于天，有害于人吗！鸟儿认为山太低便将巢高筑在它的上面，鱼儿认为泉太浅便在它



的里面凿穴居住，最终被人们捉住，是因为诱饵的缘故。贵戚希望自己的住宅吉利而替它取了美名，想让住宅的门坚实而制造了铁锁，最终遭到败亡，并非因为苦于禁忌太少和门枢腐朽，而是因为时常苦于崇尚金钱和行为骄横不守本分啊。

不上顺天心，下育人物，却想凭借自己个人的小聪明，私下无视君主的权威，违背天地，欺诬神明，居累卵之危，却图泰山之安，行若朝露，却想功传万世，难道不是太糊涂了吗！难道不是太糊涂了吗！

《浮侈篇》说：

帝王把天下当作家，把万民当作子。一个农夫不耕种，天下因此有人挨饿；一个妇女不纺织，天下因此有人受冻。如今所有世俗之人都放弃农业这个根本，争着去经商谋利，牛马车辆，填塞道路，游手好闲、投机取巧之人，充满城镇。从事农业生产的少，张嘴吃闲饭的人多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繁华的都城，四方的中心。”

现在看看洛阳，从事商业的人十倍于农夫，游手好闲的人十倍于商人。这就是一个农夫耕种，一百个人吃饭，一个妇女养蚕，一百个人穿衣，用一个人养活一百人，怎能供给得了呢！天下上百个郡，上千个县，城镇以万计，大都是如此状况。农商不能满足供给，那么人民怎能不遭受饥寒？饥寒交迫，那么人民怎能不做坏事？做坏事的人太多，那么官吏怎能不严酷？屡遭严法酷刑，那么老百姓怎能不痛苦怨恨？痛苦怨恨的人多了，那么灾祸的征兆便一齐到来。老百姓活不下去，上天又降灾难，那么国家就岌岌可危了！

贫穷是从富裕转化来的，衰弱是从强盛转化来的，祸乱是从太平转化来的，危亡是从安定转化来的。因此英明的君主教育人民，关心他们，慰劳他们，教育他们，开导他们，



防微杜渐，以打消他们的种种不良企图。所以《周易》赞美从节约的角度出发来制定各种规范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《诗经·七月》这首诗，教育人民做各种农活，一年到头终而复始。从这里看来，人其实是不可放纵的。

现在的人，衣着奢华，饮食侈靡，专门搬弄是非，擅长尔虞我诈。有的人以图谋不轨合伙犯禁为业，有的人以嬉戏赌博为事。成年男子不扶犁把锄，却怀夹弹丸，携手上山郊游。有的喜好用土做弹丸出卖，对外不能防御寇盗，对内不能消灭鼠雀。有的造泥车瓦狗等各种供玩乐的器具，用来哄骗小孩。这些都是毫无益处的。

《诗经》中讽刺说：“妇女不织麻，街上舞婆娑。”又有妇女不料理家务，放弃养蚕织布，却学做巫婆，装神弄鬼，蒙骗百姓，迷惑百姓妻女。羸弱疾病的人家，心怀忧虑，愁苦不堪，很容易被吓倒。甚至使得他们四处奔走以讨吉利，离开住宅，等在崎岖的山路旁，被风寒所伤，遭奸人暗算，受强盗抢劫。有的加重了灾祸，甚至死亡，却不知是被巫婆欺骗伤害，反而悔恨侍奉鬼神太晚了，这种事情实在荒唐到了极点。

有的人用美丽的绸子剪裁绘画，用来书写祝词；有的人花言巧语，希望获得福祚；有的人剪碎五彩的缎子，弄成只有分寸的小块；有的人截断各种丝线，缠绕在手腕上；有的人裁剪绮罗，拼缝成幡。所有这些，浪费了成百匹的绸缎，花去了成千倍的功夫，把牢固的东西破坏掉变得毫无用处的废品，将简单的事情搞得十分复杂，白吃了好的粮食，消耗宝贵的光阴。山林不能满足野火，江海不能装满漏卮，所有这些都是在应当禁止的。

以前汉文帝身穿粗绸，以皮做鞋，用革为带，如今京城贵戚，衣服饮食，车辆房舍，其奢侈程度远远超过帝王规定